

# 原教人物群像

## 第一位原住民主教 曾建次神父

陳金妹 知本卑南教材編寫組 編輯委員  
圖片提供 陳金妹



曾建次神父，1942年生，知本卑南族人。在族語復振工作一開始，他讓我們能有現成的教材可以使用。在教材的編寫、詞彙的提供及語法的認知上，堪稱為卑南族的寶典。主教在他服務的堂區，在教堂的建築上，例如知本天主堂（卑南族），還有即將落成的利吉天主堂（阿美族），都是利用當地民族文化的特色及建築的素材，結合教友的才能與財力打造起來的具文化色彩，又令教友喜愛的殿堂。他是個好牧人，他認識他的羊（教友），他讓教友有發揮才能的空間，他的努力使族人得以認識自己的語言與文化。以下是曾主教對於自身從事教會工作與傳統語言文化教育復振工作的口述內容。

我於1972年，正是而立之年，在知本天主堂升任神父，負責一個本堂及附近幾個分堂的部落教友福傳和牧靈的工作。當時發現在這區域內除了使用國語之外，在30幾年前還有一大群老人家他們還是習慣用自己的本族族語聽取福音，因為多年在外求學、當兵離開自己的部落，大約有20年沒有常用自己的族語，族語是與老人家溝通時最好的工具，我不得不努力，在傳教及傳播福音時盡量用



## 原教人物群像

自己的族語，所幸族語的底子還不錯，工作上還不至於有很大的困難，只是遇到有一些艱深的語彙，就會問老一輩的人，就這樣把族語說得更流暢。

傳播基督的福音，五十年前由外國籍神父和大陸籍的神父帶來到部落，當時他們的重點在傳播福音，而沒有著重在文化的層面。我當神父時，我認為部落有些東西應該留存，所以極力的在這方面尋回，比方在語言、歌舞，甚至神話故事、口傳歷史等，這些早期沒有任何文字記錄，在我升神父之前，有一外籍神父曾將這些老一輩的口述做了錄音而保留，我將這些資料聽了整理出來，才發現部落有很多好東西是值得傳習的，我在這一點上做了很大的努力去研究，然後整理並傳授給部落有新的年輕人，特別是在歲時祭儀裡面的挽回，然後將它們文字化，習俗多多少少找回來了，東西出來了。這也是我為了要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傳播時，也將我們的文化融成一體。教會重視當地的文化，才有目前的情況，大家接受基督跟保存自己的文化是沒有衝突的，甚至於接受了基督信仰，也能提升我們原有文化不足的地方，在人性的這方面，強調「博

愛」的精神理念，融入我們的文化，我發現能相輔相成，更能為後代找出一個真的人生方向。

由於台灣天主教會裡，原住民教友的人數佔了所有天主教人數的三分之一強，教友菁英向教會反映需要一位原住民籍的主教後，1998年，主教團做了調查與遴選後，我被教宗指名做花蓮教區的輔理主教，工作及服務範圍遍及台灣各原住民地區的教會。我起初很訝異，後來了解到，除了是我在原住民籍神父裡的年資較長，和我一直在卑南牧靈區包括魯凱族的大南堂、排灣族的新園堂，太麻里本堂做福傳、牧靈的工作之外，可能就是對部落文化工作很投入的緣故吧！不管是主教、神父，或是一般教友也好，都應該是大家盡力地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傳播出去，只是在人的制度上，分層負責的角色不同而已。

當原住民族的語言文化正受大眾重視的時候，已有不少族群把自己的語言，透過文字呈現，並想法子教給晚一輩的學生。有一回我參加了一個原住民母語教材展覽會，在展示台上獨獨卑南族語缺席，這事觸動我編



寫族語教材，所以我蒐集並參考其他族群的教材，也編寫了一本『卑南族語初級教材』，曾受到獎勵，陸陸續續地各族群的族語教材有不同層次的展現，所以在那時和民族有識之士都相當肯定這種作法，要我們和他們合作將語文教材做整理，之後接著就有一些教材出來，其中有李瑛教授，那時他很有心幫助我們，在省府時期曾召集我們編寫自己民族的字典，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也做了字典，僅是做報告性的把這些資料交給政府，到目前還沒看到我們整理的東西。

現在，除了神職的工作外，我還兼任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卑南族語的課程，所以一直在作教材的編寫工作，雖然尚未有層次地整理而呈現出來。值得慶賀的是當教育部委託南王國小的鄭玉妹校長去編國小的教材，我都參與了，書也出版了，有了參考的文字外，也做了錄音。最近（2002年起）政大九階的族語教材經過這幾年的編輯，也已經有了成果。除了參與政府單位編輯教材之外，自己也利用時間編寫一些東西為給晚一輩的小孩有東西可看，還有一些資料待整理，已出版的如：

1. 台東縣卑南族語教材
2. 卑南族語文化教材
3. 卑南族民間故事涵意試探
4. 民間文學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5. 卑南族石生系統母語彙錄
6. 新約聖經—馬爾谷福音部份（翻譯中）
7. 祖靈的腳步
8. 卑南族卡地布（知本）部落文史

我一直希望台灣的原住民教會能夠走出自己好的文化，而不是全盤西化或漢化，我們有我們自己的面貌可以顯示出來，只要我們會想、能做，沒有不可能的事。



曾建次（編譯）►  
1998《祖靈的腳步》，是根據錄音帶整理的口傳神話故事集。